# 山達基: 靈性上自我認知的道路

麥克·A·賽福斯夫博士

(Michael A. Sivertsev, Ph.D.)

新宗教與宗教組織合作理事會主席

(Chairman for New Religions Board of Cooperation with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俄羅斯總統辦公室



# 山達基: 靈性上自我認知的道路

#### 山達基:

靈性上自我認知的道路

## 目錄

前言			1	
<u> </u>	山達基之神	學系統	5	
	<b>→、</b> ( <b>→</b> )	有魅力的領袖	5	
	ー・( <u>一</u> )	山達基:宗教教義和神聖的知識	7	
二、	保存神聖知	識的課題	8	
	二、(一)	深奧的知識和山達基技術	8	
	二、(二)	進入神聖知識的步驟可視為最高等級的覺察技術。		
		自我認知的等級:從待清新者到最高層次的精神個體	9	
	二、(三)	以「通往完全自由之橋(The Bridge to Total Freedom)」		
		為核心和山達基哲學系統的基礎	10	
三、	山達基教會	的靈性訊息結構	11	
	三、(一) 人類的墮落,墮落或災難的覺察,			
		自我蛻變:英雄的個人之旅	12	
	三、(二)	告解、自我瞭解、救贖:宗教服務之路	12	
四、	瞭解至高無	上:新存在的結構,最高等級的存在	13	
	四、(一)	個體或超個體的存在	13	
	四、(二)	物質宇宙(質能時空〔MEST〕)和		
		精神個體之間行為的延續性或間斷性	13	
	四、(三)	山達基啟示錄的議題	14	
	四、(四)	口語和非口語的「絕對」瞭解	14	

## 前言

山達基教會的宗教訊息和宗教實踐出現,以及教誨人類的年代,是靈性訊息難以被察覺的年代。有很多重大因素說明了一個人的主觀真實性可能會受到阻礙,使他無法接收到任何靈性訊息。

#### 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

- 1. 世俗化的大眾意識;
- 2. 傳統的宗教系統、教義和實踐使得大多數現代人缺乏靈性;
- 3. 傳統的教會分裂造成一般信徒產生不信任和失望的感覺,信徒們開始尋找 傳統以外的信仰來源;
- 4. 一個人失去感知靈性基礎,誤認自我短暫的價值——也就是失去靈性身分 (spiritual identity)——這個人被侷限在目前生活,沒有能力用更寬廣的 靈性角度來檢視自我。

許多社交、政治、生態與文化的危機使情況惡化,這些源自於一個人根深蒂固地 漠視自己的靈魂本質。這個人無法認知自己是靈魂個體,導致外部大災難/災難 和衝擊,換言之,他失去了靈性的身分,用錯誤的價值觀來定義自己。這種錯誤的 自我認知行之有年,重新探索一個人真正身分和作為精神個體的自我覺察,這個 過程是一條漫漫長路,這是一條靈性自我認知的復甦之路。通往靈性自我認知的 道路未必一定經由傳統的宗教體系。相反的,許多人尋求傳統宗教體系外的方法,尤 其當現代生活的挑戰劇增,傳統方式已經不敷使用,他們絕對有權利在宗教體制外尋 求靈性復甦與重生之路。

山達基的宗教實踐和宗教的訊息提供了解答,而且它是一條邁向靈性復甦的大道。山達基教會訴諸於那些沒有被宗教侷限觀點的人,它運用這個特殊年代創造的習俗和趨勢來傳遞恢復靈性自我意識的目的。山達基教會結合了現代社會宗教和告解的多元性。因此山達基教會的靈性訊息是針對所有的宗教團體,允許其他的宗教實踐山達基。山達基教會是開放給其他所有宗教運用的。

山達基教會的使命對後極權主義國家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的後極權主義國家中,充斥著比上述更多的障礙阻擋著人們靈性的覺醒。儘管先進民主國家沒察覺,極權主義已經完全地摧毀了文明社會,我們應該要把重建文明社會組織視為重要任務。這裡指的是社區和當地自治單位,以及培訓大眾建立社群的必要性。山達基教會有建立社群的經驗,且其靈性訓練的技術已經在非極權主義國家中奠定創造靈性的基礎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種情況因為跨種族與政治上的衝突而日益惡化,這些衝突不斷,在後極權主義地區 威脅越演越烈而形成跨國及跨宗教的情況。借鏡山達基教會所擁有的跨宗教成功經驗 對新國家、新區域和新領土而言是當務之急。

山達基訴諸於那些準備好靠自己力量探索真正靈性世界的人。山達基有明確的承諾,和達成這些承諾的準則。這些承諾和準則對那些相信自己能力的人,和那些同時在靈性的領域尋求靈性基礎和證明個人主權與獨立的人來說,尤其重要。在現代俄羅斯還有很多這樣的人,分佈在社會上所有的專業領域。在本質上、宗教上及靈性本質上是哪些因素讓那些會獨立思考、很活躍和不信任極權主義時代的人對山達基有興趣呢?因此,那些在傳統宗教找不到答案的人,有必要從山達基的教義、教會機構和其價值,來瞭解山達基的基本特徵。

這些問題的答案尤其重要:以神學系統來看,什麼是山達基呢?山達基如何維持神聖知識呢?山達基靈性啟示的結構是什麼?山達基是以什麼樣的架構存在?其對至高無上的詮釋是什麼?

我們將以山達基為何在俄羅斯和整體後極權主義國家迅速成功的原因來回答這些問題。



## 山達基: 靈性上自我認知的道路

麥克·A·賽福斯夫博士

(Michael A. Sivertsev, Ph.D.)

#### 新宗教與宗教組織合作理事會主席

(Chairman for New Religions Board of Cooperation with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俄羅斯總統辦公室

## 一、山達基之神學系統

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基本的特性來印證山達基是神學系統,儘管不是所有山達基 會員相信山達基宗教是特殊的神學系統(從討論和眾多的訪談中顯而易見)。首 先,必須由有魅力的領導者來建立宗教,其次,要有健全的宗教教義和深奧隱喻 的神聖知識。

#### 一、(一)有魅力的領袖

創始人 L. 羅恩 賀伯特的作品就是山達基的教義與組織的基礎。賀伯特的作品是權威的文本,總是不斷地被闡述和研讀。透過教會的內部決議,賀伯特的教材等同於聖經的作用。因此這位具有魅力的領導者是主要文本的創造者。其次,將賀伯特視為有魅力的領導者是因為教會成員相信賀伯特是第一個發現並且踏上真正靈魂身分之道的人。任何一個人都能夠遵循賀伯特的路徑,重溫賀伯特的經歷,無論身在遠方或近處,這是唯一需要做的。

重要的是,這位有魅力的運動創始人與他的追隨者有著基本的差異。對賀伯特來 說,他自身的人格魅力為這條靈性覺醒之路揭開序幕。對他的追隨者來說,他們 必須依靠經典文本的導讀來深入研究。 這些經典的目的是讓靈性身分覺醒,然後改變一個人的自我意識。應該強調的是,如何達到自我意識全新境界的聽析程序,賀伯特都詳細地撰寫下來,並且有所規範。我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詳細的規章和程序的授權,這是防止任何分裂的重要做法。這些權威性文本不允許有任何新的詮釋方式,所有其他另類詮釋的可能性皆有效地杜絕了。賀伯特在個人的親身經歷中,發現了全盤的真理。他的個人經驗連結了通往真正靈性身分的技術。以賀伯特過去獨特的體驗作為一種形式來說,與其不同之處在於,其他人經歷的內容是一種改變自我認知的技術。賀伯特經驗的內容(在技術來說)本質上是普世且可重複的。山達基教會的使命就是,要讓每個由衷感到尋求靈性身分必要性的人,都有機會遵循賀伯特的道路邁進。

山達基魅力領袖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在什麼基礎上認定他是一位宗教領袖呢?

首先,山達基的創始人發現了每個人都有的靈性本質和靈性知識。

第二,在知識的引導下,創始人發展出自我救贖的方法。

第三,領導者的知識是完整無缺的,任何的添加都不可能:任何添加只會扭曲知識, 變成有害的知識。由此可見,必須進行特別監督,以確保遵循創始人的指示。

第四,創始人的個性體現於紀錄他個人經驗的文本和視頻中,閱讀及觀看這些改變了追隨者的身分,穩定了追隨者的內心,使其將自己視為靈性個體和不朽的來源。

第五,團體的創始人無法被任何其他人取代。這就是為什麼就算達到極高精神成就的 山達基會員也不能重新闡述新版本的教義;因此,沒有人能夠聲稱擁有創始人的權威 和權力。

第六,創始人所創造的靈性信息建立了一種宗教秩序,其中成員的等級地位完全取決 於他/她在精神成就和精神實踐永久性的等級上。

第七,創始人的文本和山達基會員的證詞見證了山達基教會的服務,教會和創始人的作品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因此,這個團體的創始人,這位有魅力的領導人,對追隨者而言,他是救世主;這位 魅力領袖擁有完整的個人和靈性的自我實現。換句話說,這位領導者,山達基的創始 人是宗教教義和宗教運動的創始人。

#### 一、(二)山達基:宗教教義和神聖的知識

以下山達基的幾個基本主題讓大家認為山達基是一個宗教。首先,一個人應該認知到自己的靈性與永恆本質這樣的一個概念。

下一個主題是歷史或一個事件(一場大災難),使人類忘記自己的真正本質,也就是說,傳統的宗教教義是奴隸的主題,通過自然或刻意的邪惡勢力來禁錮真正永恆的自我。

強大且永恆的自我可以創造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當他忘記自己本質上擁有如此無限強大的能力時,他反而會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玩弄於股堂之間。

一些證據表示,永恆自我會刻意創造活動來讓遺忘真正本質的自我。其他更含糊的證據認為,這是因為人性本惡才會造成世界上大部分的災難。

無論如何,不管有沒有邪惡的意圖或邪惡的創造者存在,在山達基宗教,我們看到了宗教本體論一再重複的主題,從自我墮落到遺忘自己曾經擁有的靈性力量,最後連自己造成的災難都不記得了。

知道自己的無限過去,知道一個人好幾個前世的存在,這不僅僅是普通的知識。它是一種神聖的知識,使人瞭解他在宇宙中的真實地位,從試圖理解他以前的災難,一直到宇宙重大浩劫,這個過程讓他重新認識真實的自己。因此,學習山達基的知識需要長時間的累積,瞭解自己過去的歷史。解放所有知識就是山達基帶來的救贖方式。

一個人懂了這個知識,神聖知識就能夠讓他改造蛻變。印痕是一種障礙,印痕以一個人對自己錯誤認知的形式存在,這個人要恢復自己的真實身分必須消滅印痕。聽析員能夠協助掃除一個人在追求永恆真我路上所遇到的阻礙,聽析員是一位聆聽的人(源自拉丁文audire,意思是傾聽),他既是牧師,也是神聖知識之路的守門員。聽析一

問一答的技術方式,呈現出獲得神聖知識過程的其中一種特性,學生(或真理尋覓者)只能被帶領到真知覺察的路口。覺察本身和瞭解事物的真正本質,是真理尋覓者必須自己去發現。(這種瞭解一個人真我的技術,在依納爵·羅耀拉的「靈性練習」、東方靈修學校、禪宗——koans——還有哈西德故事裡都能看到。)

以上所述鞏固了山達基在靈性體驗世界獨特的貢獻,讓我們確定:首先,山達基具有宗教的基礎;其次,山達基的靈性潛能不僅是一項宗教運動,也有宗教秩序。後者尤其重要,有需求去解決組織問題或宗教及教育本質的問題才能夠產生秩序。宗教秩序作為一種解決純粹組織問題的方式——如宗教運動的歷史所顯示——是短暫的,然而以一個成熟的靈性教育技術形成的秩序才能夠歷久不衰。以耶穌會的秩序為例,由秩序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帶來的「靈性練習的實踐」。秩序能夠解決許多實際問題,這是靈性和宗教實踐的結果。耶穌會秩序穩定的基礎是正確地遵從「靈性練習」的技術。同樣地,山達基教會秩序的核心之所以穩定在於其獨特找出真正自我的靈性技術,也就是其宗教教義和神聖知識的中心。因此保存神聖知識是山達基教會的核心要素。

### 二、保存神聖知識的課題

#### 二、(一)深奥的知識和山達基技術

宗教系統中的深奧知識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採用特殊的方法和用編碼隱藏文本。若揭露隱藏的知識,讓想得到的人都能得到,將隱藏的知識轉變為粗俗或世俗的知識,會讓神聖的知識失去神聖和蛻變的力量。

深奧知識的第二種形式是認可開放性和可用性的原則。然而,知識獨特的結構是如此,如果學生沒有熟讀精通先前的階段,他無法瞭解下一個等級。換句話說,首先個人必須先仔細通過一連串所有的等級評估,接著才能進入深奧知識的學習。每個步驟包含所有其他所有小步驟的版本。因此,深奧的知識不是因為想編碼或隱藏知識才發展出來,而是出自於簡單的用意,即使一個人擁有最高等級知識,他也無法將其傳遞給那些沒有經過內在蛻變且自覺要改變的人,那些人還沒經歷所有必經的過程。知識最高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學生通過所有的前提階段。

山達基知識是後者深奧的類型。當我們看到某階段的山達基知識標記,這表示這個相 關的知識,只能傳給一個有通過之前的所有等級之人。

山達基本質上是一個開放宗教系統。每個內心渴求山達基知識和靈性信息的人,都可以仰賴山達基的關注和支持。真理尋覓者的任務將會仰賴他自己來尋找靈性身分。然而,必須記住,在山達基靈性核心最重要的是實現個人的靈性身分,一個嶄新無限的靈性自我。因此,這種經歷不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或轉述別人的經歷,不是因為靈性導師隱藏這種經驗,而是因為語言無法傳達這種經驗的本質。當一個人達到更高的覺察能力等級永恆之自我時,在山達基的確有一種「見證」關於個人路徑和個體經歷的轉變。然而,到底什麼是——「見證」(一個非常重要且必要的類型),但卻不算神聖的知識。當你閱讀和聽取這些見證時,你特別清楚地感受到,見證人正在努力地描述他的經歷,分享他的知識,但是很難完整表達。

因此,山達基的技術要求精確的保存和精確複製,並且不斷地聽到這種要求,直到能充分掌握之前學習的每個細節,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在這方面,山達基的學習非常著重釐清個別詞語意義的步驟。山達基著重清字的步驟呼應了偉大宗教的傳統,並且讓山達基的知識可以被視為神聖的知識。

以澄清字詞意思的步驟來學習神聖知識是山達基主要目的之一,為了使真我的靈性本質更清晰、易於吸收瞭解。

#### 二、(二)進入神聖知識的步驟可視為最高等級的覺察技術。

#### 自我認知的等級:從待清新者到最高層次的精神個體

山達基要求須不斷地保持清晰的意識和自我覺察(擺脫日常生活的幻想),並且要有正式的理性觀點,這裡指的是按部就班來瞭解真我的過程是,絕對不能跳過任何一個階段直接進入下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嚴格的方式首先形成了知識的層次結構,再者是進入知識的起點之條件限制。宗教的文化教育預期學生們能自我覺察和改變,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宗教的初始教育步驟十分重要。這突顯了在山達基被視為神聖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質伯特的文本——山達基經典的教會文獻——這些資料提供的方式會讓學生的意識和自我意識蛻變。正是這種特質彰顯了賀伯特文本的公理元素。

這些經典文本的目的是讓學生透過認識內在自我,然後反思蛻變——也就是說,經由 反覆思考經典文本(賀伯特的文章)能更深入瞭解自己和一個人真正的自我。山達基 提供團體、夥伴和一個人(獨自)練習思考的機制。談到山達基這種修行相較於其他 宗教,更具體地說,閱讀了神識知識後,思緒井然有序形成,這並不是接收新資訊,而是自我蛻變的經歷(對教友來說),或是淨化自己的體驗(對指導員來說),付出 努力後,能夠恢復清晰的意識和自我意識。

因此,當我們說知識和自我意識不能傳遞時,其實就是強調學習步驟的必要性,才能協助學生理解知識(也就是發現自我)。這意味著神聖知識在一個成熟系統的發展,必然經過從一個層次過渡到另一個層次的階段。

在老師協助下(或單獨在某階段),這學生通過所有階段從待清新者(希望透過山達基聽析或靈性諮詢來找出更多關於自己與生命的人)到最高等級運作中的希坦。

把上述這些山達基根深蒂固深奧的知識列入考量, (特別是等級、嚴格性、按部就班的步驟)山達基發展出這個靈性路徑的系統令人印象深刻, 也是一個穩定且有前景的精神文化指標。

### 二、(三)以「通往完全自由之橋 (The Bridge to Total Freedom)」 為核心和山達基哲學系統的基礎

一項宗教運動,即使它到達有組織的教會的階段,並不一定有健全的教義系統。一個教義系統的存在是一個宗教運動的成熟度指標,因此需要長時間醞釀才能形成。然而,山達基從宗教運動的歷史中已經觀察到這一點,快速地成立了一個信條與靈性訓練系統。這麼短時間內能發展成熟的靈性道路和宗教組織正是因為山達基有一套詳細且健全的靈性蛻變等級和靈性身分的系統。山達基的系統可以與靈性啟蒙和淨化的系統相提並論,後者是許多秩序的核心,有些傳統宗教由於這些秩序而淨化保存下來。

神學系統可以分成兩種類型:肯定論(cataphatic)和否定論(apophatic)。

肯定論是認為最高宗教經驗可以用文字來表達的一種系統。否定論則認為至高無上的知識和價值是無法用文字或行動來表達的。因此,肯定論系統描述神聖個體的細節形

象,神的形象存在於可見的和看不見的世界。否定論系統不描述至高之神,因為從該系統的觀點來看是做不到的。然而,否定論神學提出一種系統,在導師正式教導下能 夠獲得至高無上的知識。

當然山達基包含了這兩種類型的哲學系統,以否定論神學為主。因此,山達基的特徵不在於描述新的自我狀態,而是在達到更高自我狀態的描述。

通往完全自由之橋(Bridge to Total Freedom)象徵了靈性之路蛻變。大部分的宗教文化與神學系統都能看到通往靈性的路徑。然而,位於神學系統中心的主要秩序是靈性淨化之路,這條道路的等級階層表現了這種個人靈性覺察的狀態。

嚴格來說,這個層級分明的系統——通往完全自由之橋——就是山達基教會傳遞給全世界和追隨者的訊息。

這個訊息的基本主題是自由之橋的結構。所有主要神學的概念(關於至高無上、人類的狀態、救贖的概念)、牧師的任務和山達基教會的組織架構都遵循自由之橋的架構,也就是瞭解個人蛻變的路徑並且知道自己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三、山達基教會的靈性訊息結構

靈性訊息的結構發展自複雜的主題。每一個人都能親自接收靈性的訊息,在自由之橋路上的每個階段標示著不同深度且完整的訊息主題。

宗教的信徒們針對特殊的個別主題進行密集性地修行,以此實踐宗教秩序。有些基督徒實踐的指令是對耶穌基督的生活中的關鍵事件進行密集冥想。對不同主題和基督之愛的章節來進行冥想,其目的是內在昇華和淨化冥想者,並且把自己完全交給基督。穆斯林的蘇菲派也有類似的個人實踐。許多宗教文化有類似的例子。這些宗教的相同點是靈性訊息的特殊主題結構鋪墊了內在淨化和蛻變的道路。

我們選出表現山達基靈性訊息特徵的兩個主題來加以討論。

#### 三、(一)人類的墮落,墮落或災難的覺察,自我蛻變:英雄的個人之旅

人的墮落被認為是一種普遍的災難,使人忘記了他真正的強大和無限的自我。曾經創造空間和時間的強大威武的自我,現在卻沉溺於依賴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物質中。山達基逆轉靈性信息的中心主題為:「創造者被自己的創作物所奴役,失去了自由。」覺察到這個失落也同時是解放的第一步。從這裡開始,必須覺察到所有災難以及數百萬年期間的經歷。典型的要求是理解個人已經有數百萬年的經歷了。

第二個特徵是覺察墮落解放的主題,也就是山達基信息中的英雄形象。英雄主題意味著尋找新的強大和永恆的自我,首先是個人努力遵循靈性道路——跨越自由之橋。人性本善——這是山達基信仰的一個基本原則。以基督教來看就能清楚對照出不同表達的方式,基督教的訊息強調人類本質上造成破壞和罪惡,這是無法經由人類努力來修復。(我們回想公式:如同豹不可能改變它的斑點,彎曲的樹不可能變直,所以不可能通過任何個人的努力擺脫原罪和扭曲的本質。)把人看作一個英雄——相信人類本來是善良的,可以藉助自己的努力和教師的引導來實踐人類回到他原來的權威——這個觀點在基督教裡總是被認為是異類。在基督教盛行的文化中,如果沒有仔細分析山達基和基督教訊息本質上的差異,就會造成山達基訊息推廣的困難。

然而,從我們的分析來看,有必要對照強調以下部分:墮落,覺察墮落與自由,這些被認為是自己當主角的旅程,橫越完整個人的自由之橋。長時間實踐山達基,回憶起真正的自己,才會覺察到個體已經存在數百年的時間了,然而,山達基主角的個人靈性旅程和基督教傳遞的個人覺察之旅是相反的。山達基訊息的主題在宗教服務期間實現,宗教服務也有其主題結構。

#### 三、(二)告解、自我瞭解、救贖:宗教服務之路

對於山達基來說,如同對任何強烈的宗教文化和宗教秩序,佈道是宗教服務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我們在山達基中看不到許多傳統宗教彰顯的宣揚主義。相反,山達基也允許其追隨者實踐另一種宗教,只有少數的宗教認可這種作法。山達基是一個完整的宗教,其成員實踐山達基時不摻雜其他宗教的修行活動。有些保留另一個宗教的會員資格,主要是因為家庭、社會或文化因素。這是理性的告解——個人經驗的見證——

也就是山達基服務主要的特徵,它訴諸於外面的世界,同時不斷強調運用理性來面對個人的經驗。

理性的告解是一種自我理解的技術,這項技術已經發展健全,同時也被實踐了:瞭解自己是一個已經存在幾百萬年的個體,並且瞭解自己是永恆與全能的自我。

告解並且瞭解自我帶來救贖。救贖被認為是一個人穩定的覺察到真我,並且消除了所 有內部的靈性障礙(印痕),印痕阻礙了全能與永恆自我的覺察力,也就是說,救贖 的意識逐漸喚醒並探尋一個人的靈性身分。

惟有透徹理解至高無上的文本,才能算理解宗教文化所要傳遞的靈性訊息。這使我們回到了復甦至高無上概念的問題,也就是山達基的特徵。

## 四、瞭解至高無上:新存在的結構, 最高等級的存在

瞭解至高無上是許多神學系統的中心。要討論這個主題,不僅必須依賴書面的詞語, 而且還要口頭見證。

我們仔細地檢驗了山達基對至高無上這個概念的特徵,將山達基認定的概念與其他神學系統中形成的至高無上概念做比較。

#### 四、(一)個體或超個體的存在

更高層次的存在,或至高無上,本質上是超越個體的,這個狀態包含了兩種性質的存在,一種是個人的精神個體(spiritual being),另一種是創作物,也就是全能永恆的自我在遊戲中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 四、(二)物質宇宙(質能時空〔MEST〕)和

#### 精神個體之間行為的延續性或間斷性

儘管這個問題表面上沒提出,也與靈性實踐無關,山達基認為造物主和所創造的宇宙 (由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組成,採用語詞第一個字組合,也就是質能時空)之間

#### 第14頁

的關係被打斷了,換句話說,它們之間不存在循序漸進的持續轉變。至於至高無上的概念(從實際的角度來看,比較有興趣的是這個抽象概念能達到的境界),它被視為一種內在的本質,是靈性個體可以達到的境界,等待那些跨越通往完全自由之橋的人到來。

#### 四、(三)山達基啟示錄的議題

山達基的啟示完全由 L. 羅恩 賀伯特的個性、生活和文本所提供。因此,教會成員的任務是去學習和應用賀伯特的訊息。這裡說明了持續運用賀伯特的發表資料和文本做為參考基礎。在佈道、服務和日常實踐時,賀伯特文本的功能和角色就如同教會的牧師和服事人員,也就是啟示錄的作用。

#### 四、(四)口語和非口語的「絕對」瞭解

從山達基的否定論神學的角度來說,至高無上的瞭解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實踐山達基的靈性傾向於如何做到,而不是如何描述,因此,至高無上的概念無法用語言表達,這個觀點與山達基實踐的方式是關聯的。邁向更高層次的覺察旅程——有其嚴謹的形式——這是否定論神學的獨特之處。否定論神學的典型認為不可能以文字或語言描述更高的意識狀態。再者,文字只會曲解萬能全知的經驗。山達基是一個宗教體系的典型例子。

麥克·A·賽福斯夫博士 于莫斯科 1995年7月

## 麥克·A·賽福斯夫

學歷:經濟學博士 (Ph.D. in Economics, 1973年)。理學院,國際勞工運動機構,就業統計類型經濟學家, 1970年-1973年 (Economist on Typology of Employment Statistic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 Academy of Sciences 1970-1973)。國際勞工運動機構研究所。1959年-1965年,莫斯科航空經濟學院大學學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 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專業經驗:1965年-1969年,國立普列漢諾夫經濟學院,哲學系,初級研究員(Junior Fellow,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National Economy Plenkhanov)。 1973年-1976年,蘇聯科學研究院,國際勞工運動學院,研究員(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1976年至今,俄國科學研究院,美國與加拿大學院,資深研究員(Senior Fellow, 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專長領域:**政治社會學,著重於跨種族和告解的互動、政治領導類型、歷史與文化理論。

研究專案:1990年至今,科學研究院,美國與加拿大學院(Institute of USA and Canada, Academy of Sciences),種族告解認知議題(The Problems of Ethnic-Confessional Identity)。1985年-1990年,美國與加拿大學院,政治領導模型。1980年-1985年,美國與加拿大學院,人道主義的歷史科學研究。1976年-1980年,美國與加拿大學院,社會演變的數學模型。1969年-1976年,國際勞工運動機構,就業統計數據比較分析。

**外圍研究計畫**:1991和1992年計畫,達吉斯坦「東方村落的描繪」("The Portrait of the Oriental Village" Daghestan)。1989年長壽計畫,阿布哈茲(1989 Program on Longevity, Abkhazia)。

**授課、演講**:1991年至今,莫斯科,俄羅斯人道大學宗教社會學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at Russian State Humanitarian University)。1992年至今,莫斯科猶太大學,猶太移民政治學教授(Professor of Politics of Jewish Diaspora at Moscow Jewish University)。

出版品/書籍:1988年,《美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依存關係》(Typology of Interdependency of the U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1975年,《就業統計類型的議題》(The Problems of Employment Statistics Typology)。

最近的文章:「俄國政治文化和多黨系統的願景(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rospects of Multi-Party System)」,《美國:經濟學、政治、意識形態》(USA: Economics, Politics, Ideology),1993年第1號。「政治運動和黨派:源起和展望(Political Movements and Parties: Origins and Prospects)」,《美國:經濟學、政治、意識形態》(USA: Economics, Politics, Ideology),1993年第2號。「魅力領導者:政治上領導的問題(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Leadership)」,1993年。「達格斯坦訪談(Daghestan Interviews)」,共同作者E·羅斯科夫斯基(E. Rashkowski),《俄國與伊斯蘭教的世界》(Russia and the Moslem World),1993年第1號。「傳統宗教的效應形成多局面的科學基礎(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Discourse on the Formation of a Polycentric Image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ce)」,《理論與假設》(Orient in Theories and Hypothesis),1992年。「伊斯蘭教在達格斯坦(Islam in Daghestan)」,《俄國與伊斯蘭教的世界》(Russia and the Moslem World),1992年第6號「波提利奇宗教哲學下的文化宿命(The Fates of Culture in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Paul Tillich)」,《基督教》(The Christian),1991年第3-4號。

出席國際會議:「仇外情結、種族主義、反閃族主義(Xenophobia, Racism, Anti-Semitism)」,莫斯科,1993年。「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對話(Judaic-Christian Dialogue)」,德國艾森納赫(Eizenakh),1992年。「歐洲思考和歐洲想法(The European Thinking and the European Idea)」,丹麥奧爾堡(Aalborg),1991年。

**公職:**1990年−1993年,莫斯科靈性對談合作單位(Moscow Partnership on Spiritual Dialogue)主席;1995年,俄羅斯總統辦公室新宗教與宗教組織合作理事會(New Religions of the Board of Cooperation with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of the Office of the Russian President)委任主席。